



世界政治研究丛书
SERIES OF WORLD POLITICS

战略心理与国际政治

尹继武 著



Strategic Psycholog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世界政治研究丛书
SERIES OF WORLD POLITICS

战略心理与国际政治

尹继武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略心理与国际政治/尹继武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1

(世界政治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6941-1

I. ①战… II. ①尹… III. ①国际政治—研究 IV.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2566号

- 书 名** 战略心理与国际政治
Zhanlüe Xinli yu Guoji Zhengzhi
- 著作责任者** 尹继武 著
- 责任编辑** 张盈盈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941-1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 印刷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5.25印张 215千字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3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本书系2012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批准号：NCET-12-0789）
和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007）资助
的成果。



Strategic Psycholog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目 录

Contents

序 言 / 1

第一章 知识谱系 / 7

- 第一节 个体政治心理 / 8
- 第二节 群体政治心理 / 19
- 第三节 冲突与合作的政治心理 / 31
- 第四节 小结 / 45

第二章 认知结构 / 47

- 第一节 结构的概念化 / 48
- 第二节 认知结构的“结构功能”分析 / 55
- 第三节 认知结构与国际政治 / 58
- 第四节 小结 / 69

第三章 和谐秩序 / 73

- 第一节 和谐概念及条件 / 74
- 第二节 社会心理与群际冲突 / 78
- 第三节 社会认同与群际和谐 / 82
- 第四节 社会认同与和谐世界的可能 / 86
- 第五节 小结 / 93

第四章 关系信任 / 95

- 第一节 国际信任的关系模式 / 96
- 第二节 文化与国际信任的分析框架 / 98
- 第三节 基于东亚信任形成的比较分析 / 105
- 第四节 小结 / 121

第五章 诚意信号 / 123

- 第一节 中国对外诚意信号表达的层次 / 125
- 第二节 中国对外诚意信号表达效果的案例分析 / 135
- 第三节 战略匹配与中国诚意信号表达 / 146
- 第四节 小结 / 153

第六章 身份管理 / 156

- 第一节 从社会认同到身份仪式 / 157
- 第二节 中国外交目标维度：权力、地位与价值 / 160
- 第三节 中国的身份管理及其内在张力 / 165
- 第四节 小结 / 174

第七章 虚假共识 / 177

- 第一节 “共识”及其战略心理学 / 179
- 第二节 共识与国际合作 / 184
- 第三节 共识与国际冲突 / 189
- 第四节 共识的国际战略效应 / 196
- 第五节 小结 / 202

第八章 理论进展 / 205

- 第一节 情感理性的重构 / 206
- 第二节 恐怖主义的心理学 / 209

- 第三节 威慑的心理学 / 212
- 第四节 情感与国际关系 / 215
- 第五节 文化心理与国际关系 / 218

第九章 理论创新 / 222

- 第一节 心理文化学的理论创新 / 223
- 第二节 关于文化差异的一些后续讨论 / 227
- 第三节 小结 / 233

后 记 / 235

序 言

政治世界中的行为体,是理性的经济人,还是充满人性的心理人,成为当前主流国际关系或对外政策理论分歧的一个核心假定。基于心理人的假定,政治心理学路径更多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试图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政治世界。政治世界的理性逻辑,让人们将更多的精力集中于对于理性动机、行为规律和互动逻辑的探究,而忽视了政治世界中的行为主体,其实也是需要我們仔细加以研究的对象。政治心理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运用,更多地集中于安全、战略与决策领域,而在低级政治中并未充分展开。这个基本特性,成为我们研究国际政治心理学的长期认识,也正是基于此,这本小书将讨论议题集中于战略与心理学的维度,从理论上总结政治心理学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基本知识谱系、当前的研究进展,以及在中国研究的语境下,政治心理学理论创新的基本理论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对于自身数年一直坚持的心理学研究路径,我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自我的觉醒和意识。当仔细总结多年来的研究时,往日模糊的研究探路,逐渐呈现出一条或明或暗的主线,即战略心理学的理论和经验追求,成为我一段时期以来的根本性理论旨趣和现实关怀。而这条理论主线中,在经验偏好上,我也日益显示出对于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行为模式和心理规律的探索。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的重逢。这条模糊的理论道路,虽然今日有豁然开朗之意,

但长期对于政治心理学研究的追求,成为我用以分析、解释以及观察各种国际关系事实的“利器”,甚至在潜移默化中,心理学的理念主义已经将我的知识结构改变,让我更多地试图探究政治世界的微观基础。

一、从政治心理学到战略心理学

时至今日,政治心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知识谱系和地位已不需赘述。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政治世界的各种谜团进行解答,成为这门学科的根本特性。由此,并不是什么问题都值得用心理学或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和知识加以剖析的。所以,在坚持自身理论、方法特色的同时,政治心理学并不是将自身标签化,成为解答万有事物困惑的公器。基于先前的知识谱系的考察,外交决策成为一条分析的主线,外交决策心理学也构成了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当然还包括其他的群体冲突与合作研究的维度。决策固然重要,也是理解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但决策终究是领导人个体或团体的单线政治行为。既有的研究对于各种决策理论已有充分的研究,诸如领导人人格、错误知觉、情感等都是重要的分析概念,而历史类比、认知相符、动机偏差、前景理论等,也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超越微观决策心理研究的努力,必须上升到国际关系的互动层次,同时也须提升到战略互动的层次。从战略分析的角度来看,行为体的战略心理、行为以及策略等,都是影响战略互动的重要变量;从互动的层次来看,行为体的战略策略,尤其是心理策略,往往又能激发对方行为体的反应,而这种反应能够被行为体加以预期和利用,实现不同的战略效果。基于此,战略心理学成为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尤其是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国家的战略行为的心理基础,是影响战略及其互动的微观基础。在此过程中,涉及的重要概念,比如认知结构、群体冲突与和谐等,都值得细致的研讨。从理论上来说,战略心理学已大大超越了传统的决策心理学,成为行为体战

略博弈的理论基础。

国际政治当然是事务性的政治,比如对一些细节和事实的了解,是认清这个世界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但国际政治更是战略博弈,无论是现实主义的力量说,还是自由主义的制度说,以及建构主义的观念说,都是强调政治世界中何者为本体、如何行动的问题。因此,战略心理学更具有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意义。但国际政治中行为体并非是同质的,而是存在诸多的属性差别,比如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等等。那么,这些属性具有差异的战略行为体,它们之间的战略心理和互动规律,是否具有本质性的差别呢?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成为不同世界观下理论创新和实践分析的主要分歧。我的战略心理学分析中,也遵循着从西方主体到中国关怀的转变。

二、从西方主体到中国关怀

政治心理学产生于西方的知识共同体,战略心理学也是如此。理论具有一定的文化属性,虽然知识并不具有国界。且不论文化对于研究者的意识形态、文化深层心理的熏陶,就是在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体系中,行为体属性、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差异。无论从行为体的属性,还是实践模式,在知识生产的霸权体系中,都难免受到以西方为主体的束缚和禁锢。要打破这种知识上的文化霸权,或可重新思考西方理论的一些核心假定和概念,比如理性、国家等,也可以将更多的理论源泉放眼于地方性的情境。在普世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的争辩中,往往陷入了非此即彼的圈套。尤其是对于非西方的知识生产者而言,如何摆脱西方知识和理论的思维定势,成为发展地方性知识的一个热门话题。

诚然,无论坚持知识普世论还是文化特殊论,都得系统了解既有的知识体系,即西方所生产的知识体系。基于此,本书的相关知识梳理和思辨,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剖析和反思现有的知识体系,包括对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知识梳理、研究进展归纳,以及在文化差异情

境下如何进行理论创新的思考等。同理,研究认知结构与和谐秩序也需要进行认真的西方知识梳理。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主体的自然形成,凸显了政治心理学或战略心理学的可沟通性或普世性的一面。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中,不同的行为体的政治心理特性和规律都是类似的,这也奠定了这个世界是可以沟通和理解的基础。

中国关怀则体现为多个维度。其一,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中国经验并不必然会产生中国的知识,无论是政治心理学还是战略心理学。这是因为,经验独特与否,并不成为知识的决定性因素。即使我们本着地方性知识的理念,如何生产地方性知识,恐怕都脱离不了既有的西方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其二,战略心理学的根本价值在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对外战略或行为,同时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这种价值关怀,并非是基于知识的国家属性或阶级属性,而是基于知识的经世致用的实践关怀。中国对外关系中既有丰富的知识和规律可总结,同时战略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也能够为中国对外关系的顺利开展提供智力支持。其三,中国对外关系的实践议题和理论困惑,成为应用战略心理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一切理论的研究,都是基于现实的困惑,也是基于现实的需要。如何解答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战略行为问题,是构建中国关怀的一个基本的研究思路。对此,我多年的思考可以归纳为系列的研究议题,比如和谐秩序构建、信任建设、诚意信号表达、自我印象管理和虚假共识等。

三、从理论评述到议题拓展

知识的梳理和总结,是一项看似简单、其实很重要且对于研究议题的深入和开展意义重大的事情。政治心理学的流派众多,理论偏好各异,所用概念和逻辑也差异较大,而且,心理学路径意义的关键,是诸多的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必须对既有的政治科学理论形成有益的对话和贡献。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对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基本知识谱系和研究进展进行简明扼要梳理,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任务。梳

理即是学科综述,如果没有有形或无形的综述,要形成有益的研究议题和方向,以及我们自身的贡献,则无从谈起。在知识的整理和思辨当中,我也有意无意更多地运用中国对外关系的案例,作为说明理论的例子,同时初步引入战略心理学的理论及其启示。当然,战略心理学的知识更多体现为中国对外关系的议题拓展。

议题拓展上,我在本书中着重于两个维度,其一是关系层次的秩序、信任和共识问题,其二是信号发射层次的诚意信号表达和自我印象管理问题。

在关系层次,和谐秩序是中国对外关系观念的一个重要特色,尽管基于西方现实主义的逻辑,可能认为和谐只不过是一种实力的安排,而和谐秩序更多是一种和平的幻象。但基于群体心理学中关于冲突与秩序的理论讨论,我们引入了群体冲突与和谐的条件分析,试图论证和谐秩序的可能性及其条件。在信任问题上,我们着重从中国文化的信任模式特性入手,总结出基于关系基础和关系交往的信任动态生成模式,而在案例上也是基于中国对外关系的信任实践,即中日和中国—东盟的政治信任发展的差异化比较。关系信任的解释模式,只是一种运用中国社会文化知识解析国际政治或中国对外关系的尝试。对于共识问题的理论讨论,我们意在进行反直觉的批判,引入虚假或部分共识的国际战略效应的分析。总而言之,在关系层次,本书的议题集中于战略互动中的秩序、信任和共识问题,在理论上尝试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知识,意在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策略选择和前景提供更具本土化的知识。

在信号发射层次,诚意信号和印象管理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社会文化内容。与现实主义的预期相反,诚意信号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有丰富的实践。基于事实性的归纳,我们总结了中国对外诚意信号发射的基本途径,同时也提炼了一项新的解释框架,即战略匹配机制的重要意义。而印象管理也是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的自我呈现艺术,无论是战略互动,还是普通民众层次,中国的印象管理及其内在问题,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

实启示。

中国对外关系的战略心理学议题,并不仅仅包括上述诸种案例,相关的战略威慑、可信性、友谊、战略沟通、战略意图、网络空间印象管理等等内容,都是值得进一步开拓的重要方向。决策心理学需要更多的一手决策素材作为案例分析的支撑,而战略心理学能够超越这种素材的局限,剖析更为微观的中国战略心理及其行为模式。

战略分析的理论 and 路径繁多,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议题和方法也是层出不穷,基于战略心理学的视角分析中国对外关系,理应具有更多的知识启示和创新。无论是从问题的切入,还是理论的总结,抑或是对于现实的启发,我们都希望本书的努力有所回应。从理论上说,中国外交的进一步开拓,也是基于更为成熟的战略心理学理论的支撑。最后值得一提的是,21世纪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突飞猛进,希冀能为中国对外关系和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带来更多的有力分析武器,这对于如何理解战略意图及其策略选择具有更为直接的意义,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相关交叉学科力量和知识的引入。

第一章 知识谱系*

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是国际政治的永恒主题,因此人类诸多思想家都试图理解战争与冲突的起源,以及如何形成和平与合作。对于理解战争的起源与和平的形成问题,政治心理学能够提供真知灼见,尽管主流的国际关系学普遍忽视心理学的贡献。国际关系新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曾言:心理因素对于构造国际关系体系理论而言并无益处。^①毫无疑问,国家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主要行为体,但是任何缺失了人的因素的国际社会,只是一个“机器人”组成的国际社会,现实中也是不可能的。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大国领袖粉墨登场,连国际恐怖主义也是由活生生的人所组成的。所以,在讨论国际政治的一些常设议题(比如,安全领域的和平与战争、对外决策中的心理思维和错误知觉等认知偏差)时,“人性”因素,亦即人的心理因素是不可忽视的,这是我们理解国际政治的微观基础。^②国际社会当然也是“社会”,所以社会心理因素也是影响国际政治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如国家认同、群体关系、公众與

* 本章曾以《国防政治学心理学的知识谱系》为题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4期。

① J. M. Goldgeier and P. E. Tetlock, "Psych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2001, pp. 67-92.

② Annette Freyberg-Inan, *What Moves Man: The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ts Judgment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论等。基于上述关于研究对象和应用领域的两种知识分类标准,本章选择性地评述当代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知识谱系。

第一节 个体政治心理

心理学在国际政治层面的应用,首先是在对外政策领域,其次才是更为宽泛的战略互动和国际关系层次。^① 传统政治科学中的理性选择论认为,一个理性的人是按照自己的成本和收益来确定自己的行动的,而诸如动机、认知和情感等心理因素是非理性的。^② 但是,决策心理学的研究认为,人往往不是绝对理性的,而是会产生系列的认知偏差,亦即错误知觉(misperception),这些错误知觉进一步影响决策者的判断,从而产生错误的决策和行为。比如,两个原本没有战争意愿的国家,经常因为错误知觉而走向了兵戎相见。那么,在对外决策中有哪些常见的错误知觉呢? 这些错误知觉又是如何产生的? 关于决策认知偏差的最新研究进展又是什么呢?^③

(一) 常见的错误知觉

国际政治心理学中关于认知心理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源于对理性选择理论逻辑的不满,到70年代已发展成熟。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成为这一领域的

① 张清敏:《国际政治心理学流派评析》,《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3期,第72页。

② 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邢予青、赖平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0页。

③ 本章主要阐述杰维斯关于错误知觉的理论以及认知决策最新进展的前景理论,而且主要集中于领导人个体决策层次,而集体决策与社会心理则归为下一节的论述内容。在对外决策领域,还有很多相关的认知偏差及其应用,具体可参阅:[美]丹尼尔·卡尼曼、保罗·斯洛维奇、阿莫斯·特沃斯基编:《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方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尹继武:《认知心理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进步及其问题》,《外交评论》2006年第4期,第101—110页;李存娜:《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心理分析》,《国际论坛》2006年第3期,第1—6页。

代表性人物和集大成者,他在1976年出版了认知学派的代表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从而将认知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①在这本经典的著作中,杰维斯广泛吸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心理学中认知革命的成果,提出原本不希望发生冲突的国家本来存在合作的可能,为何会发生冲突和争斗、拒绝合作最终走向冲突的问题?杰维斯的回答是,在不确定的国际社会中,国家由于受认知能力的局限、信息的不充分等诸种因素的影响,很容易产生错误知觉,这些错误知觉导致错误的判断,从而导致国家采取错误的行为。这些错误知觉大多为夸大对方的敌意,将国家看做是具有冲突意愿的对手。

任何正常的人,对于外界信息和环境刺激因素,都能接受这些刺激并形成知觉。但是,客观的信息和环境刺激与我们对它们的知觉是否就是等同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反过来说,如果客观的信息和刺激等同于我们对它们的知觉,那么知觉问题的出现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需要了解客观的刺激,就知道了我们对它们的知觉是什么。然而,让我们来看看希特勒的例子吧。显然,不同的人对于希特勒的威胁知觉是不同的。当希特勒将军队开进莱茵河地区时,有人就认为希特勒开始进攻了,欧洲要发生大战了,而在张伯伦看来,希特勒远没有那么恐怖,“他要求得不多嘛,我们总能满足他的”。所以,张伯伦才亲自前往慕尼黑,逼迫捷克斯洛伐克签订《慕尼黑协定》。同理,在房子起火的极端个案中,无论人的动机、情感和个性是什么,都会赶紧逃命,即行为的趋同。但是,有人从出口成功逃命出来,有人往楼上逃命,有人可能岿然不动,等等。这说明即使在极端的大火情境中,人们的知觉还是存在差异,从而行为各异。既然知觉是如此重要,而且我们又会产生各种错误知觉,那么对外决策过程中经常产生的错误知觉有哪些呢?^②

^① [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② 秦亚青对杰维斯的国际政治心理学思想进行了精确和权威的评述。参见秦亚青:《罗伯特·杰维斯及其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载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217页。

第一,阴谋论思维的作祟。我们往往认为对手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策划而成的。这一点或许具有进化论上的理由支持,因为包括人在内的生物,首要的安全需要就是生存。这被杰维斯称做是“统一性知觉”,即认为对方往往是铁板一块、精心谋划的。英国哲学家威廉·奥卡姆(William Occam)曾提出著名的“奥卡姆剃刀法则”,即“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表明人们喜欢寻求最简单、最直接的原因,因为人们往往不喜欢复杂的、既是又非的解释。同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对论”其实很“简单”,而且他坚持的看法是一定要用“普通民众”都能听得懂的语言和逻辑阐述观点。具体至国际政治舞台,比如美苏之间的阴谋论和“统一性知觉”就非常严重。在1960年美国U-2侦察机闯入苏联领空的例子中,任凭美国肯尼迪总统怎么解释这是一次飞机失误所造成的,苏联领导人坚持认为这是美国人的阴谋和托词。我们很容易将美国对外政策看做是铁板一块,而忽视了其“多头政体”的特性,因为美国对外决策体系包括总统、国务卿、国会等多个“山头”。^①

第二,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这里存在着基本的归因原理。即人们总是在进行原因推断,如果出现了对自身有利的情境,那么认为是自己政策和行为所致,而对于不利的情形,则可能归结为外在的原因。比如说,公鸡一叫天就亮了,公鸡还以为是自己把天叫亮的。具体至国际关系,比如,A国缓和行动、妥协和退让,但B国不认为是友好的表现,而认为这是B国所采取的政策和行动的结果,或者是A国对于B国力量的恐惧;或者是A国只是在耍阴谋。

第三,愿望思维的出现。愿望思维的逻辑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想看到的。这里主要强调我们自身的愿望对知觉产生的影响。比如,当我们特别饥渴时,我们很容易把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看做是食物和饮料,因为我们心中总是希望能饱餐一顿。在足球比赛

^① 王栋:《超越国家利益——探寻对20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的知觉性解释》,《美国研究》2001年第3期,第27—46页。